



《奥德赛》的旧瓶？观众大可以重温《现代启示录》嘛。原著里主体性挺强的卡吕普索和珀涅罗珀被诺兰改编得颇为“工具性”，简化成男性情感世界中的象征符号，甚显寡淡；雅典娜更不值多提，如斯黯然，哪里还是那个让宙斯骄傲的、最宠爱的女儿了？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认为战争是获取荣耀的途径，不惧战死沙场、慷慨捐躯是崇高美丽的，不会骤然“进化”出莫名压抑的负罪感。须知，古希腊精神的核心，大抵可以归结为对“卓越”的追求，在荷马史诗中，《伊利亚特》里的阿喀琉斯不啻“勇气”的卓越，而《奥德赛》里的奥德修斯是“智谋”的卓越，珀涅罗珀应付求婚者时使出的美人心计则构成了这一主题的副线。可惜，诺兰拒绝跟生机勃勃的杀气和情欲狭路相逢，不敢直面“慕强”也是灵长目动物的一部分，无视权力的秩序混杂着凶蛮与美感，历来招摇。

回顾几十年的大银幕古希腊，万变不离其宗的规律仅有一条：所有关于过去的叙事，皆为对眼下的重新测量。有影评人分析：上世纪50—60年代的希腊是冷战意识形态的竞技场，如意大利导演马里奥·卡梅里的《尤利西斯》（奥德修斯在罗马神话中称尤利西斯），由柯克·道格拉斯饰演大男主，活脱脱一个二战归来的突击队长；而鲁道夫·马泰的《决死雄师》明确设定温泉关战役为自由世界抵御暴政的寓言。70年代的希腊是反越战运动的发声器，如塞浦路斯裔希腊导演迈克尔·卡科扬尼斯

影片中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，安妮·海瑟薇饰演。



的“欧里庇得斯三部曲”，关切战争中威权对个体的压迫，以及女性在暴力体制中被当作代价的宿命。千禧年的希腊是后9·11焦虑和身份政治的实验田，如大卫·贝尼奥夫编剧的《特洛伊》，把这场战争改写为完全由人类野心驱动的地缘冲突；扎克·施奈德的《300》问世后，伊朗总统发言人公开驳斥，学术界对这部影片的议论也集中在东方主义上。“帕索里尼的希腊（《美狄亚》）属于第三世界，科恩兄弟的希腊（《逃狱三王》）属于美国乡村公路。电影从来不会如实复原一个消逝的文明，它只是不断在和当时的观众对话。”

诺兰概莫能外。他的《奥德赛》包括良心的折磨，新纪元不可抗拒力下“没有最糟只有更糟”的痛楚颤栗，以及“家是无条件接纳的温暖港湾”。尽管上述内容的最终艺术表现匠气十足有局限，远远谈不上大师级水准，以至于威尔逊这样的文化精英叹完一口气再叹一口气，但她也客观地承认：“《奥德赛》的上映仍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在这个所谓流媒体时代的当下，这部史诗巨作正把观众重新带回电影院。在这个被告知识率下降和人文学科消亡的时代，《奥德赛》的各种译本（包括我的译本）正在被抢购一空。那些买书或是为了看汤姆·霍兰德而出现在电影院里的人中，有些人可能随后会去学习古希腊语。也许这部电影能说服几位大学管理者不要削减他们的文学、语言和历史院系。曾在伦敦大学学院（在那儿，学生们大一时仍将《奥德赛》作为基础文本来学习）学习英语的诺兰，正尽他最大的努力让大众重新开始阅读，对此，我心怀感激。”

据英国《卫报》等媒体报道，诺兰的《奥德赛》还为英国诗歌书籍销量带来了“史诗级推动”。2026年前30周内，英国的诗歌销量即已突破800万英镑，预计今年将创下历史新高。相信威尔逊的吐槽是真情实感的，感激亦是真情实感的。诺兰的《星际穿越》引用了英国诗人狄兰·托马斯的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”，现在，让我们祈祷吧——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铁的一代”，希望犹存。民